



趙明原著
夏侯寵改編

斬斷魔爪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謝 明 著
王 明 監製

斬斷魔爪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斬 斷 魔 爪

趙 明 原 著

夏 侯 龍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根据同名电影改編的电影故事。內容寫：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間，东北某軍事工厂的一位工程师，發明了一种性能極强的防空武器。不久，該工程师受命協助厂长改進設備，以擴大生產。为了聘請一个有力的助手，該工程师便寫信給他一个在香港某公司任职的老朋友，請他回來一起为祖國的國防事業服务。信到香港后，被特务机关檢查并得悉了这一情况，于是特务机关立即作了秘密的安排，然后把信仍舊交給收信人。收信人見信后，因故暂时不能脫身，便打發他的侄子先行回國；在回國途中，他的侄子被特务綁架，一切行裝、証件悉为特务所得。特务机关另派了一个特务，持了搶劫來的行裝、証件，冒名混進軍事工厂。这个混進軍事工厂的特务，与当地潛藏的匪特取得了联系后，便企圖進行盜竊情報和破坏活动；但在我强有力的公安机关嚴密偵緝下，这只从國外伸進來的魔爪終於被無情的斬斷了——这批奸險的特务分子全部落入了人民的法網。

斬 斷 魔 爪

趙 明 原 著

夏侯龍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2-3/16 字數：42,000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601—30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225

定价：0.21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周昌民——軍事工廠的总工程师，新式防空武器的發明者。

董厂长——軍事工廠的厂长，部隊出身的老干部。

派克——香港美國間諜机关的特务头子。

白秉忠——香港美國間諜机关派到軍事工廠的特务。

人事科長——軍事工廠的人事科長。

張处长——公安局的处长。

方凱——公安局的偵察組長。

徐進——公安局的偵察員。

呂佳惠——周工程師辦公室里的女秘書。

李好义——一个百貨商店的掌櫃，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同时也是个脅从的特务分子。

李妻——李好义的老婆，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

石神父——天主教堂的神父，一个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。

何主教——天主教堂的主教，一个利用宗教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國際間諜。

鎖匠——愛國的天主教徒。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

一	試驗防空武器·····	1
二	潘致南的侄兒·····	5
三	一五二軍事工廠·····	9
四	在公安局里·····	13
五	“花旗細布四尺八”·····	16
六	天主教堂的秘密·····	21
七	年輕的女秘書·····	24
八	四十八號送來的·····	29
九	塑膠上的鑰匙印·····	31
一〇	原來是冒名頂替·····	35
一一	鎖匠報訊·····	37
一二	人事科長的指示·····	41
一三	白秉忠夜半拍照·····	43
一四	逮捕李好義·····	48
一五	叫你洗也洗不清·····	55
一六	大破間諜網·····	58
一七	感謝無名英雄·····	64

一 試驗防空武器

一九五〇年，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。

在我國的東北，靠近鴨綠江的邊境上空，經常發現敵機的影踪。隨着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，敵機的騷擾越來越猖狂了，美國飛機侵入到我國的領空，次數越來越多。勝利了的中國人民，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，決不允許敵人這種威脅挑釁的行為。

這一天，在東北某地的飛機場上，正在進行着一次新式防空武器的試驗。試驗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。凡是參加這次實地試驗的人，都帶着期待的心情，激動地等着試驗的結果。

設計這種武器的周昌民工程師和一五二軍事工廠廠長，一清早就趕到機場來了；隨後，炮兵高級首長和其他有關人員，也陸續到達。到了預定的時間，炮兵指揮員和雷達手都在場地上出現了。

儘管周昌民工程師默無一言，外表非常冷靜，但是只要稍為留意一下，就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激動。遠在抗日戰爭時期，當雷達理論出現後，周昌民就開始研究監視敵機空襲的防空

警戒雷达了。他埋头鑽研，想在防空上發揮雷达的作用，借以对付当时日本飛機的濫施轟炸。可是國民黨官老爺們對本國科學家的發明根本採取否定態度，說是“中國人還能搞出什麼名堂來”，就這樣把周昌民的多年心血給抹煞了。現在，共產黨不但讓周昌民擔任重要職位——在一五二軍事工廠當總工程師，並且重視他的創造發明，讓他作一次鄭重的試驗。這怎麼能使他不感動呢？

終於到了緊張的時刻，所有在場的人都很嚴肅，大家沉默地注視着裝在拖車上的雷达指示器。這時候，隱隱約約傳來飛機的馬達聲。在遙遠的天際，有一個小小的黑點；仔細看去，另外還有一個小黑點。這兩個小黑點逐漸在人們眼前清楚起來。大家知道，前一個黑點是一架真飛機，它留下了後面的一架模型飛機後，就飛走了。

隨着模型飛機移動的方向，四門全新的高射炮都轉動起來了。炮兵指揮員作了一個手勢，雷达手立刻開始了行動。

這時候，雷达指示器上的電子束面對着天空，在旋轉扫描。說也奇怪，就在這個指示器上，顯示出一架模型飛機的清晰圖形，就像是一面巨大的神鏡，把肉眼看不到的飛機踪影，突然捕捉住了，在指示器上給固定下來。

几乎是同时，四門高射炮一齊發射，只見一串串火花，向着高空中那個小黑點飛去。不一會，就聽見轟然一聲，隨着爆炸，天空中一道閃光，接着就有一團黑煙，搖曳着煙尾巴，從高空中墜落到地上。

這一切經過是這樣快，以致使看的人連驚詫和贊嘆的時

間都來不及。幾分鐘后，雷達指示器上的電子束又開始面對着高空搜索了。又是兩架飛機在天空飛過。前面的飛機帶着后面的模型飛機俯沖；高射炮又是一陣猛烈發射。那架模型飛機中彈起火，一個筋斗墜落下來，當場炸得粉碎。

一陣短暫的沉默后，在場的人才如夢初醒，熱烈地鼓起掌來。從各方面看來，這種最新的防空武器具有卓越的性能，它的成功是無庸置疑的。

一向以嚴峻出名的炮兵首長，這時也走到周工程師面前，緊緊地握着他的手，一字一句的說：

“感謝你為我們炮兵設計這樣一副銳利的眼睛，把我們打空空中敵人的能力和信心一下子提高了不知多少倍；這對於保衛祖國、保衛世界和平，可說是一項不小的貢獻。”

周工程師百感交集，默默地向首長鞠躬。他本想說“這應該感謝毛主席”，可是由於心里很激動，這句話沒有說出來。

當董廠長上前來握手表示祝賀時，炮兵首長拍拍他的肩膀，向他說：

“我看試驗報告呈請上級批示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。現在要辦的是，你和周工程師如何負責把一五二廠改建成一個新廠，必須在六個月完成，出第一批產品！”

當天晚上，周昌民在宿舍里準備正式提出試驗報告時，又想起了從前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不幸遭遇。那次的防空警戒雷達的設計，不要說沒有給什麼試驗的機會，甚至他還被澆了一盆冷水。當時他又是氣憤又是灰心，幸虧得到老朋友潘致南的安慰和鼓勵，才算沒有懈氣。

于是他又想起了潘致南。这人是他的老同学，过去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在许多中国留学生中间，要算和他最谈得来了。潘致南为人很正直，对机械特别有研究，可是这样能干有为的人，在反动派统治时代，国内却容他不得，弄得他只好到香港去找事做。他在香港一家英商经营的机器公司里当工程师。

周昌民在灯下绘图。他一边想，一边点起了烟斗里的烟，开始默默地吸将起来。他很满意白天的试验，心想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这种试验才有可能。但是他总觉得这次设计的某些附件还需要改进。他是个科学家，对自己的成就是永远感到不满足的。

他站起身来，看见挂在墙上的潘致南的照片，又想起了这个在香港的老朋友：“哦，对了！要是他能够回来，对我在附属机件的改进工作上，一定会有很大帮助的。再说，叫他回到国内来，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，对他的进步一定也大有好处。”

想到这里，周昌民陷入沉思中了。因此，他没有听见董厂长轻轻敲门的声音。当他看见了董厂长，就一手拉着他，一手指着潘致南的照片，好半天，董厂长才算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董厂长临走时说：

“他能来吗？”

周昌民吸着烟斗，答道：

“我写信试试看。”

说着，周昌民就把桌上的图样卷起来，锁到保险柜里，并

小心謹慎地拉了一下，然後，把那串鑰匙放進口袋里，在屋子裏來回走了一会，終於坐到寫字台旁，拿起紙筆，給在香港的潘致南寫起信來。



周工程師寫信給老朋友潘致南，約他回國來一起為祖國服務。

二 潘致南的侄兒

在香港市區的一個半山腰上，有一幢華麗的住宅，室內陳設着一些精緻的家具，窗上挂着橘黃色的窗簾，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可是，這裡却是美國的一個特務機關。美國特務派克，站在寫字台旁，飲着威士忌酒。窗外雨很大，有人敲了幾下門，隨着就進來了一個穿着美國軍用襯衫的國民黨特務。

这个狗腿子恭恭敬敬地送上一封信，指着信說：

“剛才邮电檢查所送來一份材料，是由共產黨中國發來的。發信人周昌民，据調查是一五二厂的工程師；收信人潘致南，是皇后大道愛默生機器公司的工程師。”

那封信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着的：

“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，我的發明已經初步試驗成功了，多年的志願實現了，政府給了我所不敢夢想的榮譽。現在我們決定改建新廠，以便擴大生產。為此，我們非常需要這方面的人才，我熱切地希望你能够回到祖國來，和你的老朋友一起為祖國做一番事業。”

派克起先是懶洋洋的，甚至有點不耐煩的樣子，這時突然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試驗成功？改建新廠？大批生產？”

那個特務解釋道：

“根据材料，發信地點一五二厂是個軍事工廠。”

派克微微啜飲了一口酒，然後背着手，低頭在屋子裡往返地走了一會兒，突然說：

“把它照下相來，原信發走。叫‘四十八號’來。”

那個特務答應一聲“是”，便躬身退出。

愛默生機器公司的潘致南工程師，驟然收到他的老朋友周昌民從國內寄來的信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于是他就在考慮着準備辭去愛默生機器公司的職務，回到國內來為祖國效力。只是公司里的事，使他一時還不能脫身；為了不辜負老友的殷切期望，就叫他的侄子潘家突先回國去。

这一天，潘致南把自己親筆寫的介紹信交給潘家实，叫他当面交給周昌民。他的太太还替侄子買了些水果和点心。老夫妇倆僱了一輛汽車，和侄兒在車旁話別。

潘致南叮囑道：

“見了你周老伯，替我問好。你跟他說，只要二三个月，等这边事情一料理完，我馬上就回國去。”

潘太太也在旁边再三囑咐：

“东北很冷，穿衣服要当心！”

潘家实連声答应“曉得”，就把一只皮箱和一捆行李搬上了汽車。潘致南走近一步，在汽車窗外說：

“家实，要特別留心你的證件和那封信哪！”

潘家实揚了揚手說：

“您放心好了。再見吧，叔叔，嬭嬭！”

汽車出門不久，在馬路对面的一个大鉄門門口，有一个留着平頂头，嘴边叼着一支香烟，上身穿着西服，下面穿着黑香云紗褲子的人，鬼鬼祟祟地一閃。剛才当潘家实上車的时候，他早就站在那里了。等到潘致南夫妇送走了潘家实，掩門進去后，他立刻扔掉烟头，到附近街角去打公用電話，把这情况报告給美國特务机关。

潘家实坐的汽車飛快地行駛着，不一会就到了香港的郊区。这一帶行人稀少，非常荒凉。当車子快开到海边时，一輛黑色的汽車尾追了上來，不一会，潘家实的車子就被追上了。

从黑色汽車里跳出几个大汉，有的是香港警察，有的是歪戴呢帽的國民黨特务。这些人一声吆喝，掏出手槍，將潘家实

所乘的汽車迎頭攔住，當下不由分說，把他的行李、證件和介紹信，全都扣留了。

一個特務拿手槍逼着潘家實走上他們的黑色汽車，威脅地說：

“对不起，勞駕走一趟！”

接着，就像綁架一樣，潘家實被押走了。

在美國間諜機關的那幢華麗的洋房里，派克坐在一張柚木的大寫字台後面，陰險地微笑着。寫字台前站着一個卅歲上下的青年。這人穿了一身剪裁入時的港派西裝，兩手反剪着，頭髮理得油亮，粗粗看去，同一般洋行職員的模樣差不多，可是細看一眼，就會感到在他的左顧右盼的目光中，隱藏着奸詐和狡猾。

派克看了他一眼說：

“白秉忠！”

白秉忠身子微微一挺，隨口咀嚼了一下橡皮糖。

派克把潘致南給周昌民的介紹信遞給白秉忠，另外還有潘家實的畢業證書，不過證書上原來貼的照片已被換了。他直截了當地說：

“從今天起，你就是潘家實了。”

白秉忠會意地點一點頭。

派克打開抽屜，慢條斯理地取出兩根金條和一疊美鈔。白秉忠眼睛一亮，精神就振作起來了。他正要伸手過去接，派克把黃金美鈔往寫字台上一攔，陰險地笑着說：

“記着：你的代號是四十八號；你的任務是把那個廠的最

新防空武器設計圖樣弄到手！你到那邊以後，馬上與和平街三百八十九號‘德源百貨店’的李掌櫃以及天主教堂的大主教接上關係，他們就會告訴你怎樣做！”

白秉忠一面點頭，一面去接黃金美鈔。

三 一五二軍事工廠

在我國東北的原野上，一列火車飛速地向北奔馳。

在餐車里，有一個穿着中山裝的青年，時而抬頭眺望一下窗外的景色，時而喝一口啤酒，吃一些牛肉，樣子顯得很悠閑。他吃了一會，假寐片刻。到了一個車站，車外搬運工人的吆喝聲以及車內旅客來往走動的響聲驚醒了他。他揉揉眼睛，向窗外溜了一眼，發現自己的目的地已經到達，于是就提起一只皮包和一件行李，隨着旅客一同走下火車。

他走到站台上，向四面張望了一會，像是在考慮應該朝那個方向走。在車站出口處，一個女檢查員有禮貌地攔住了他說：

“對不起，你打哪兒來？”

“南邊。”

“什麼地方？”

“香港。”

“有身分證沒有？”

“有。”

檢查員把證明文件認真地翻閱起來，看到畢業證書上的

照片时，抬头向对方打量了一下。接着，她又檢查了皮包和行李。看來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。女檢查員又抬头看了一下这个叫做潘家实的青年旅客，說一声“麻煩你啦”，就把他放过去了。

白秉忠出了車站，不由地輕輕嘯了一口气。根据信上的地址，他找到了一五二工厂。远远看去，就知道工厂正在大事修建：一路上，大汽車和东北特有的用馬拉的大車，載着沉重的大木箱、鋼条、洋灰袋、沙石和木料等，來來往往，川流不息。

衛兵攔住了白秉忠，檢查过介紹信后，就把他帶到会客室里。

对面車間的屋頂上，貼着非常醒目的大幅标語：“为提前完成擴建新厂的光荣任务而斗争！”

高大的脚手架上，成百上千的建筑工人，为了提前完成建厂的光荣任务，正掀起一片緊張的施工热潮。起重机的絞鏈嗒嗒地响着，打地基的工人們宏亮地唱着打夯歌。

周昌民工程师这一陣子埋头在工作里，工人們只要聞着一种烟草的香味，就知道他又到工地上來了。这时候，他吸着烟斗，拿着設計圖样，精神煥發地向厂長室走去。

董厂長也是忙得日夜不可开交。正好他从厂長室出來，与周工程师遇上了。

董厂長是部隊出身的老干部。他从十九歲参加部隊那天起，就沒有一次不是勝利地完成战斗任务。他一向認為，完成不了國家的任务，对人民就是犯罪行为，对自己也是一种耻辱。复員以后，上級把他調到國防生產战綫上，不用說他对工

作是非常負責的。但是，正因为他过于強調怎样完成任务，把保衛工厂的重要性就估計不足了。

当时董厂長就对周工程師說：

“老周同志，你看我們能按期完成任务嗎？”

周昌民說：

“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。”

董厂長說：

“材料运输問題都能解决，党、政、工、团配合得也很好，工人方面也都作了保証，只是技術方面……”

周昌民說：

“那你也不用耽心。”

說着，兩人重又回到厂長室里。周昌民把設計圖样交給董厂長。董厂長將圖样放在桌上，仔細看了一会，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問道：

“哦，我忘了問你，你在香港的那个老朋友怎么样了？”

周昌民答道：

“回信是收到了，說他決定要回國來，不过目前还有点緊要的事沒办完，須在三个月以后才能动身，現在先把他的侄子打發來了。信里說，他的这个侄子人很不錯，是学电机的，不过我还没有見過。”

正在談論的时候，傳達室有人來找周工程師，說有一个从外地來的青年在找他。周昌民有些意想不到，隨口說句“莫非就是他來了”，就連忙向会客室走去。

周昌民看見会客室里有個年青的小伙子，便問：